

文化 热点

乔叶：向故乡致敬的另一种方式

陈泽来



乔叶近照

弹指一挥间，已去三十载。

1993年，在豫北老家教书的乔叶，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处女作《别同情我》，这给了乔叶很大鼓励。《中国青年报》很快又推出了乔叶的《一个女孩的自知之明》《不做情人》《愁嫁》……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。那时候知名的几家青年杂志发行量巨大、传播度很广，在《青年月刊》和《辽宁青年》等杂志的轮番轰炸中，乔叶这个妙手偶得的笔名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熟知。2001年，已经出版了7本散文集的乔叶，经过河南省文联考察后调入河南省文学院工作。在田中禾、孙荪、李佩甫等文学前辈的帮助和鼓励下，乔叶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已经写得顺风顺水的青春美文，开始转型写小说。2002年至2003年，乔叶写出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我是真的热爱你》，很快被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发表，不久后出了单行本，还上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。长篇小说特别考验作家对世道人心的洞察，特别需要深入肌理地去了解社会规则、人情世态。时任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的李佩甫提醒她，“你连自行车都不会骑，怎么一下子去开汽车呢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写好长篇小说的前提是把中短篇小说写好”，乔叶幡然醒悟，由此开始大量阅读当代的中短篇小说。2004年3月，乔叶赴北京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就读，进行了四个多月的专业学习。一扇崭新的窗户，徐徐向乔叶打开。

写作的主场从散文转移到小说之后，乔叶很快

找到感觉。她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写故事的特长，再加上多年写散文所磨砺出的细腻文笔，使得她的小说不仅生动好读而且精巧雅致。乔叶的小说不刻意走先锋或者文本创新的路子，而是用一种温婉熨帖的语言，绵长的调性，平心静气去叙述、呈现生活的秘密。乔叶在豫北乡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岁月，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当了数年乡村教师，有比较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。因此她的小说总是散发出一抹浓郁的地气，融合着对尘世烟火的伦理情怀，凝结成一种复杂的魅力，给人以深沉的温暖和安慰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曾这样评价乔叶：“她是一个能不断突破自我限制的作家，有着很强的文体意识，她能不断地根据自己的成长需要，挖掘和调整自己的写作资源，使得自己的创作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局面。”

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后，乔叶开始佳作频出，人民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、十月文学奖等国内有影响的文学奖几乎都有她的作品。2010年，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《最慢的是活着》，更是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，她在这部作品中对乡村女性生命进行了有力的书写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这部作品都被视为乔叶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作。小说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后，乔叶并没有像以前写散文时获得荣誉后那样沾沾自喜，而是更加清醒地反省自己，不断地增加阅读量，开阔自己的眼界。她努力超越自我，于是有了直面现实的长篇小说《拆楼记》和深入剖析复杂人性的长篇小说《认罪书》。

2023年8月11日，备受关注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隆重揭晓，乔叶的长篇小说《宝水》荣列五部获奖作品之一，她也是五位获奖作家中唯一的70后女作家。

迄今为止，乡村生活只占了乔叶人生份额的三分之一，而且基本上浓缩在20岁之前。乔叶曾经极力逃避乡土这个概念，总是试图和故乡保持距离。许多文学前辈都有自己的写作根据地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、贾平凹的商州乡村、阿来的嘉绒藏区、迟子建的冰雪北国、刘震云的延津世界、毕飞宇的苏北水乡……作家生活过的故乡，因为作家作品的影响力，化作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动人风景。乔叶一直否定自己有隐秘的精神原乡，她总觉得自己这代人漂泊性更强一些，写作资源也相对零碎一些，当然也可能更多元一些。

有一天蓦然回首，乔叶突然发现自己的小说创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，一是越来越具有乡土性，她开始下意识地一次又一次回望故乡；二是越来越女性化，之前还不时出现男性叙事角度和中性叙事角度，如今几乎全部变成了女性叙事角度。

七八年前，乔叶起意写长篇小说《宝水》，完全是一个意外。2014年春天，乔叶偶然去农业部确定的全国“美丽乡村”首批创建试点乡村信阳郝堂村采风，发现这里的农民农忙时插秧播种，农闲时开饭店、经营民宿、兜售农副产品，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处事方式，和自己印象中的农民大有不同。“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，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、破碎了、寂寥了，但其实乡村的骨子里很坚韧的某种东西还在。”乔叶受到很大震动，想以文学的方式写出“美丽乡村”的复杂性和多重性。有了想写“美丽乡村”的意念后，乔叶便开始了“跑村”和“泡村”的前期准备工作。不但江西、甘肃、贵州等地的村庄“跑”过，浙江萧山、温州等地富庶的村庄“跑”过，河南豫东、豫西的村庄也“跑”过，她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气息。“泡村”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，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、豫北太行山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。当时乔叶跟踪的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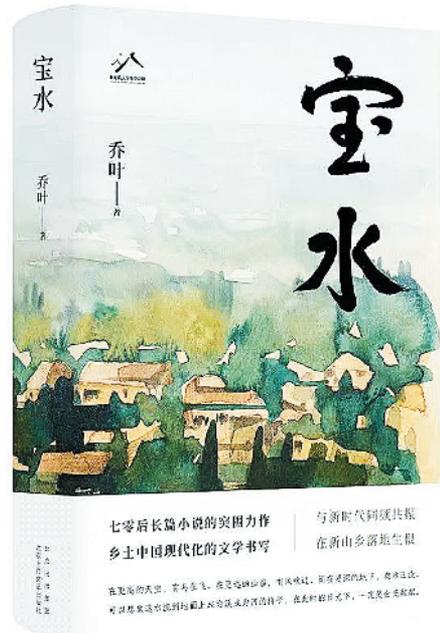
个村子，其中有个村子里有一眼泉叫一斗水泉，那个村子就叫一斗水村，乔叶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，后来就把小说里那个泉想象成元宝形，改作宝水泉，村子就叫宝水村。在体验阶段过后，她进行了知识补充、人物采访和情感投入，克服了创作上的重重困难，一字一句慢慢写起，点点滴滴涓涓汇聚，终成了这部获奖作品《宝水》。

《宝水》以散澹的文字，书写了豫北一个叫“宝水”的山村的四时风物与日常生活，小说以丰富而扎实的细节展现传统风俗中悄然发生的山乡巨变。随着事件运行，一年四季时序也持续展开。四季自然交替，万物生生不息，它们隐而不显、舍而不露地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小说以平实生动、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语言，通过对乡建专家、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等典型人物的塑造，为中国大地行进中的乡村振兴留下了一时一地的文学记录。乔叶没有着眼于大而无当的观念，而是深入到生活的底部，去观察乡村社会的人和事，几乎每一个细节，都写得非常扎实、饱满。乔叶笔下的乡村，既不是甜美的田园牧歌，也不是荒废颓败的故土。她看到了乡村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，也感受到乡村涌动着的新鲜的希望。别有意味的是，乔叶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起名为“地青萍”，赋予其土地的底色。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，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，其自身的失眠症被乡村逐渐治愈，终于有一天在宝水村落落地生根。

在《宝水》这部作品中，乔叶改良并运用了大量的豫北方言，这或许是她致敬故乡的另一种方式。小说中她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叫象城，给豫北老家起了一个名字叫予城，而象和予合在一起，就是豫。据考证，远古时期的河南一带有很多大象活动，豫的本义是大的象，所谓象之大者。象城确实“像”城，但在河南这个农业大省粮食大省，如何借助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，如何借助旅游产业化建设旅游强省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
作家和时代，就像浪花和大海、庄稼和土地的关系。弱水三千，作家们各取一瓢饮。在时代的洪流中，作家们无论多么个性化的写作，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时代的个人化写作。

我们期待乔叶，写出更具时代性的鸿篇巨制。



长篇小说《宝水》